四庫全書

史部

東漢會要卷五

宋 徐天麟 撰

禮三吉禮

社稷

建武二年立大社稷於洛陽在宗廟之右方壇無屋有牆門而已二月八月及臘一歲三祠皆太牢具使有司祠孝經援神契曰社者土地之主也稷者五穀之長也

禮記及國語皆謂共工氏之子曰句龍為后土官能平九土故祀以為社烈山氏之子曰柱能植百穀疏自夏以上祀以為稷至殷以柱久遠而堯時棄為后稷亦植百穀故廢柱祀棄為稷大司農鄭玄說古者官有大功則配食其神故句龍配食於社棄配食於稷郡縣置社稷太守令長侍祠牲用羊豕唯州所治有社無稷以其使官古者師行平有載社主不載稷也國家亦有五祀之祭有司掌之其禮簡於社稷云志注云五祀門户井竈中霤也

靈星

漢興八年有言周興而邑立后稷之祀於是高帝令天下立靈星祠言祠后稷而謂之靈星者以后稷又配食星也舊說星謂天田星也一曰龍左角為天田官主穀祀用壬辰位祠之壬為水辰為龍就其類也牲用太牢縣邑令長侍祠舞者用童男十六人舞者象敎田初為芟除次耕種芸耨驅爵及穫刈舂簸之形象其功也志古今注曰元和三年初為郡國立稷及祠社靈星禮器

六宗

安帝元初六年以尚書歐陽家説謂六宗者在天地四方之中為上下四方之宗以元始故事謂六宗易六子之氣日月雷公風伯山澤者為非是三月庚辰初更立六宗祀於雒陽西北戍亥之地禮比大社也志

范曄論曰言天地者莫大於易易無六宗在中之象若信為天地四方所宗是至大也而比大社又為失所難以為誠矣按光武紀注云平帝元始中謂六宗為易六子之氣水火雷風山澤也光武中興遵而不

改至安帝即位初改為天地四方之宗

祠孔子

建武五年十月光武幸魯使大司空祠孔子紀

明帝永平二年養三老五更於辟雍郡縣行鄉飲酒禮於學校皆祀聖師周公孔子牲以犬志

十五年三月幸孔子宅祠仲尼及七十二弟子親御講堂命皇太子諸王說經紀

章帝元和二年春帝東廵狩還過魯幸闕里以太牢祠

孔子及七十二人作六代之樂大會孔氏男子二十以上者六十三人命儒者講論語帝謂孔僖曰今日之會於卿宗有光榮乎對曰臣聞明王聖主莫不尊師貴道今陛下親屈萬乘辱臨敝里此乃崇禮先師增輝聖德至於光榮非所敢承帝笑曰非聖者子孫焉有斯言乎遂拜僖郎中賜襃成侯損及孔氏男女錢帛孔僖傳

安帝延光三年幸泰山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於闕里自魯相令丞尉及孔氏親屬婦女諸生悉會賜襃成侯

以下帛各有差紀

肅宗賜東平王蒼書曰今魯國孔子廟尚有仲尼車輿冠履明德盛者先靈遠也東平王傳西征記曰魯人藏孔子所乘車於廟中是顏路所請者也獻帝時遇火燒之

鍾離意爲魯相出私錢付戶曹孔訢修夫子車身入廟拭几席劒履男子張伯除堂下草土中得玉璧七枚伯懷其一以六枚白意意令主簿安置几前孔子教授堂下牀首有懸甕孔訢曰夫子甕也背有丹書人不敢發

意曰夫子聖人所以遺甕欲以垂示後賢因發之中得素書文曰後世修吾書董仲舒護吾車拭吾履發吾笥會稽鍾離意璧有七張伯藏其一意即召伯問果服焉

鍾離意傳

臣天麟按文王世子曰凡學春官釋奠於先聖先師秋冬亦如之又曰凡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既釁器用幣然後釋菜則知古人建立學校未嘗不以祀禮為先也高皇帝雖在倥偬猶能修其祠於過

魯之日武帝興太學而獨未聞釋奠之禮焉明帝行鄉飲於學校祀聖師周公孔子初似未知所以獨崇宣聖之意至永平十五年幸孔子宅祠仲尼章帝安帝皆幸闕里祠孔子作六代之樂則所以崇文重道者至矣使當時儒士之臣能以古人釋奠之禮而推廣之則又何以加焉

高禖

仲春之月立高禖祠於城南祀以特牲 禮儀志盧植云玄鳥至時陰陽

中萬物生於是以三牲請於高禖居明顯之處故謂之高因求子故謂之禖以古者有禖氏之官因以為神

飲酎

八月飲酎禮儀志

章帝建初七年八月飲酎高廟紀

丁孚漢儀曰酎金律文帝所加以正月旦作酒八月成名酎酒因合諸侯助祭貢金禮儀志

雜祭祀

仲秋之月祀老人星於國都南郊老人廟季秋之月祠

星於城南壇心星廟禮儀志

明帝永平二年十一月遣使者以中牢祠蕭何霍光帝謁陵園過式其墓紀

六年十月行幸魯祠東海恭王陵紀

十二月還幸陽城遣使者祠中岳紀

十年幸南陽祠章陵日北至又祠舊宅紀

十五年幸魯祠東海恭王陵至定陶祠定陶恭王陵紀

章帝即位元和二年詔曰山川百神應祀者未盡其議

增修羣祀宜享祀者二月上東廵狩將至泰山道使使者奉一太牢祀帝堯於濟陰成陽靈臺上至泰山修光武山南壇兆辛未柴祭天地羣神如故事壬申宗祀五帝於孝武所作汶上明堂光武帝配如雒陽明堂祀癸酉更告祀高祖太宗世宗中宗世祖顯宗於明堂各一太牢卒事遂覲東后饗賜王侯羣臣因行郡國幸魯祠東海恭王及孔子七十二弟子四月還京都庚申告祠高廟世祖各一特牛又為靈臺十二門作詩各以其月

奏之和帝無所增改志

殤帝延平元年四月詔罷祀官不在祀典者本紀注云東觀記曰鄧太后性不好淫祀

安帝延光三年上東巡狩至泰山柴祭及祠汶上明堂如元和三年故事順帝即位修奉常祀志

桓帝即位十八年好神僊事延熹八年初使中常侍之陳國苦縣祠老子九年親祠老子於濯龍文罽為壇飾淳金釦器設華蓋之座用郊天樂也志

延熹八年四月丁巳壞郡國諸房祀本紀袁紀云壞諸淫祀
縣邑常以乙未日祠先農於乙地以丙戌日祠風伯於
戌地已丑日祠雨師於丑地用羊豕志
范曄論曰臧文仲祀爰居而孔子以為不知漢書郊祀
志著自秦以來訖於王莽典祀或有未修而爰居之類
衆焉世祖中興蠲除非常修復舊祀方之前事邈殊矣

齋

凡齋天地七日宗廟山川五日小祠三日齋日內有汚

染解齋副倅行禮先齋一日有汚穢災變齋祀如儀大喪唯天郊越紼而齋地以下皆百日後乃齋如故事禮儀志

夕牲

正月天郊夕牲晝漏未盡十八刻初納夜漏未盡八刻初納進熟獻大祝送旋皆就燎位宰祝舉火燔柴火然天子再拜興有司告事畢也明堂五郊宗廟太社稷六宗夕牲皆以晝漏十四刻初納夜漏未盡七刻初納進

熟獻送神還有司告事畢六宗燔燎火大然有司告事畢
禮儀志

迎氣

迎時氣五郊之兆自永平中以禮讖及月令有五郊迎氣服色因采元始中故事兆五郊於雒陽四方中兆在未壇皆三尺階無等立春之日迎春於東郊祭青帝勾芒車旗服飾皆青歌青陽八佾舞雲翹之舞及因賜文官太傅司徒以下縑各有差立夏之日迎夏於南郊祭

赤帝祝融車旗服飾皆赤歌朱明八佾舞雲翹之舞先立秋十八日迎黄靈於中兆祭黄帝后土車旗服飾皆黄歌朱明八佾舞雲翹育命之舞立秋之日迎秋於西郊祭白帝蓐收車旗服飾皆白歌西皓八佾舞育命之舞立冬之日迎冬於北郊祭黑帝玄冥車旗服飾皆黑歌玄冥八佾舞育命之舞按本紀永平二年始迎氣於五郊祭祀志

章帝建初五年冬以馬防上言始施行月令迎氣樂詳見

獻帝建安八年十月公卿初迎冬於北郊斯禮久廢故曰初總章始復備八佾之舞紀

立春

立春之日夜漏未盡五刻京師百官皆衣青衣郡國縣道官下至斗食令史皆服青幘立青幡施土牛耕人於門外以示兆民至立夏唯武官不立春之日下寛大書曰制詔三公方春東作敬始慎微動作從之罪非殊死且勿案驗皆須麥秋退貪殘進柔良下當用者如故事

縣邑常以立春之日皆青幡幘迎春於東郭外令一童男冒青巾衣青衣先在東郭外野中迎春至者自野中出則迎者拜之而還弗祭三時不迎祭祀志禮儀志

立夏

立夏之日夜漏未盡五刻京都百官皆衣赤至季夏衣黄郊其禮祠特祭竈

夏至

日夏至禁舉大火止炭鼓鑄消石冶皆絶止至立秋如
故事是日浚井改水日冬至鑚燧改火云

黄郊

先立秋十八日郊黄帝是日夜漏未盡五刻京都百官
皆衣黄至立秋迎氣於黄郊奏黄鍾之宫歌帝臨冕而
執干戚舞雲翹育命所以養時訓也

立秋

立秋之日夜漏未盡五刻京都百官皆衣白施皁領縁

中衣迎氣於白郊禮畢皆衣絳至立冬

立冬

立冬之日夜漏未盡五刻京都百官皆衣皂迎氣於黑郊禮畢皆衣絳至冬至絶事

冬至

冬至前後君子安身靜體百官絶事不聽政擇吉辰而後省事絶事之日夜漏未盡五刻京都百官皆衣絳至立春諸王時變服執事者先後其時皆一日日冬至夏

至陰陽晷景長短之極微氣之所生也故使八能之士八人或吹黃鍾之律間竽或撞黃鍾之鐘或度晷景權水輕重水一升冬重十三兩或擊黃鍾之磬或鼓黃鍾之瑟軫間九尺二十五絃宫處於中左右為商徵角羽或擊黃鍾之鼓先之三日太史謁之至日夏時四孟冬則四仲其氣至焉先氣至五刻太史令與八能之士即坐於端門左塾大予具樂器夏赤冬黑列前殿之前西上鍾為端守宫設席於器南北面東上正德席鼓南西面

令晷儀東北三刻中黃門持兵引太史令八能之士入
自端門就位二刻侍中尚書御史謁者皆陛一刻乘輿
親御臨軒安體靜居以聽之太史令前當軒溜北面跪
舉手曰八能之士以備請行事制曰可太史令稽首曰
諾起立少退顧令正德曰可行事正德曰諾皆旋復位
正德立命八能士曰以次行事閒音以竽八能曰諾五
音各三十為闋正德曰合五音律先唱五音並作二十
五闋皆音以竽訖正德曰八能士各言事八能士各書

板言事文曰臣某言今月若干日甲乙日冬至黄鍾之音調君道得孝道襃商臣角民徵事羽物各一板否則召太史令各板書封以皁囊送西陛跪授尚書施當軒北面稽首拜上封事尚書授侍中常侍迎受報聞以小黄門幡麾節度太史令前白禮畢制曰可太史令前稽首曰諾太史令八能士詣大官受賜陛者以次罷日夏至禮亦如之

合朔

每月朔旦太史上其月歴有司侍郎尚書見讀其令奉行其政朔前後各二日皆牽羊酒至社下以祭日日有變割羊以祠用救日日變執事者冠長冠衣皁單衣絳領袖縁中衣絳袴絥以行禮如故事

五供

正月上丁祠南郊禮畢次北郊明堂高廟世祖廟謂之五供（並禮儀志）

親耕

正月始耕晝漏上水初納執事告祠先農已享耕時有司
請行事就耕位天子三公九卿諸侯百官以次耕力田
種各耰訖有司告事畢是月令曰郡國守相皆勸民始
耕如儀志

漢舊儀曰春始耕於藉田官祠先農先農即神農炎帝
也祠以一太牢百官皆從大賜三輔二百里孝悌力田
三老帛種百穀萬斛爲立藉田倉置令丞穀皆以給祭
天地宗廟羣神之祀以爲粢盛皇帝躬秉耒而耕賀循

曰所種之穀黍稷穜稑志注

農祥晨正土膏脉起乘鑾輅而駕蒼龍介馭間以剡耜

躬三推於天田修帝藉於千畒供帝郊之粢盛以致思

於勤己兆人勸於疆埸感懋力以耘耔東京賦

明帝永平四年二月詔曰朕親耕藉田以祈農事

十三年二月帝耕於藉田禮畢賜觀者食

十五年二月帝耕於下邳

章帝元和三年帝耕於懷並紀

順帝即位以後不行籍田之禮黃瓊以國之大典不宜久廢上疏奏曰自古聖帝哲王莫不敬恭明祀增致福祥故必躬郊廟之禮親籍田之勤以先羣萌率勸農功昔周宣王不籍千畝虢文公以為大譏卒有姜戎之難終損中興之名竊見陛下遵稽古之鴻業體虔肅以應天順時奉元懷柔百神朝夕觸塵埃於道路晝暮聆庶政以卹人雖詩詠成湯之不怠遑書美文王之不暇食誠不能加今廟祀適闋而祈穀絜齋之事近在明日臣

恐左右之心不欲屢動聖躬以為親耕之禮可得而廢

臣聞先王制典藉田有日司徒咸戒司空除壇先時五日有協風之應王即齋宫饗醴載耒誠重之也自癸巳以来仍西北風甘澤不集寒凉尚結迎春東郊既不躬親先農之禮所宜自勉以迎和氣以致時風易曰君子自强不息斯其道也書奏帝從之黄瓊傳

獻帝興平元年帝耕於藉田紀

親蠶

三月皇后帥公卿諸侯夫人蠶祠先蠶以少牢漢舊儀曰春桑生而皇后親桑於苑中於蠶室養蠶千薄以上祠以中牢羊豕今蠶神曰苑窳婦人寓氏公主凡二神羣臣妾從桑還獻於繭觀皆賜從桑者樂皇后自行凡蠶絲絮織室以作祭服祭服者冕服也天地宗廟羣臣五時之服其皇帝得以作縷縫衣得以作巾絮而已置蠶官令丞諸天下官皆詣蠶室亦婦人從事故舊有東西織室作法志注并

丁孚漢儀曰皇后出乘鸞輅青羽蓋駕駟馬龍旂九旒大將軍妻參乘太僕妻御前鸞旂車皮軒闟戟雒陽令奉引亦千乘萬騎車府令設鹵簿駕公卿五營校尉司隸校尉河南尹妻皆乘其官車帶夫本官綬從其官屬導從皇后置虎賁羽林騎戎頭黄門鼓吹五帝車女騎夾轂執法御史在前後亦有金鉦黄鉞五將導桑於蠶宫手三盆於繭館畢還宫月令曰禁婦人無觀按谷永對稱四月壬子皇后蠶桑之日也則漢桑亦用四月志注

祓禊

三月上巳官民皆絜於東流水上洗濯祓除去宿垢疢為大絜絜者言陽氣布暢萬物訖出始絜之矣謂之禊也

請雨

自立春至立夏盡立秋郡國上雨澤若少府郡縣各掃除社稷其旱也公卿官長以次行雩禮求雨閉諸陽衣皂興土龍立土人舞僮二佾七日一變如故事反拘朱索社伐朱鼓禱賽以少牢如禮

桃印

仲夏之月萬物方盛日夏至隂氣萌作恐物不楙其禮以朱索連葷菜彌牟朴蠱鍾以桃印長六寸方三寸五色書文如法以施門戸代以所尚為飾夏后氏金行作葦茭言氣交也殷人水德以螺首謹其閉塞使如螺也周人木德以桃為更言氣相更也漢兼用之故以五月五日朱索五色印為門戸飾以難止惡氣並志

貙劉

立秋之日自郊禮畢始揚威武斬牲於郊東門以薦陵廟其儀乗輿御戎路白馬朱鬛躬執弩射牲牲以鹿麛太宰令謁者各一人載獲車馳駟送陵廟還宫遣使者齎東帛以賜武官武官肄兵習戰陣之儀斬牲之禮名曰貙劉兵官皆肄孫呉兵法六十四陣名曰乗之禮儀志

又祭祀志云立秋之日使謁者以一特牲祭先虞於壇有事天子入囿射牲以祭宗廟名曰貙劉

䑋祖

季冬之月星迴歲終陰陽以交勞農大享臘（禮儀志）

陳咸王莽時與三子悉解官歸鄉里猶用漢家祖臘（漢火行火盛於午故以午日為祖火衰於戌故以戌日為臘也）人問其故曰我先人豈知王氏臘乎（陳寵傳）

何敞曰今賞賚過度臘賜自郎官以上公卿王侯以下至於空竭帑藏損耗國資（何敞傳注云臘賜大將軍三公錢各二十萬牛肉二百斤粳米二百斛特進侯十五萬卿十萬校尉五萬尚書三萬侍中將大夫各二萬千石六百石各七千虎賁羽林郎二人共三千以為祀門戶直見漢官儀也）

馬防私贍三輔衣冠臘日遺在洛中者錢各五千越騎校尉光臘用羊三百頭米四百斛肉五千斤第五倫傳

荀彧卒獻帝哀惜之祖日為廢讌樂謂祭祖神之日因為讌樂也共工氏之子好遠遊祀以為祖漢以午日祖荀彧傳

大儺

先臘一日大儺謂之逐疫其儀選中黄門子弟年十歲以上十二以下百二十人為侲子皆赤幘皂製執大鼗方相氏黄金四目蒙熊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十二獸

有衣毛角中黃門行之冗從僕射將之以逐惡鬼於禁中夜漏上水朝臣會侍中尚書御史謁者虎賁羽林郎將執事皆赤幘陛衛乘輿御前殿黃門令奏曰侲子備請逐疫於是中黃門倡侲子和曰甲作食殃胇胃食虎雄伯食魅騰簡食不祥攬諸食咎伯奇食夢强梁祖明共食磔死寄生委隨食觀錯斷食巨窮奇騰根共食蠱凡使十二神追惡凶赫女軀拉女幹節解女肉抽女肺腸女不急去後者為糧因作方相與十二獸儛嚾呼周

徧前後省三過持炬火送疫出端門門外騶騎傳炬出宮司馬闕門門外五營騎士傳火棄雒水中百官官府各以木面獸能為儺人師訖設桃梗鬱儡葦茭畢執事陛者罷葦戟桃杖以賜公卿將軍特侯諸侯云（禮儀志）

卒歲大儺驅除羣癘方相秉鉞巫覡操茢（音列）侲子萬童丹首玄製桃弧棘矢所發無臬（音刈）飛礫雨散剛癉以斃煌火馳而星流逐赤疫於四裔然後凌天池絕飛梁捎魑魅斮獝狂斬蜲蛇腦方良囚耕父於清泠溺女魃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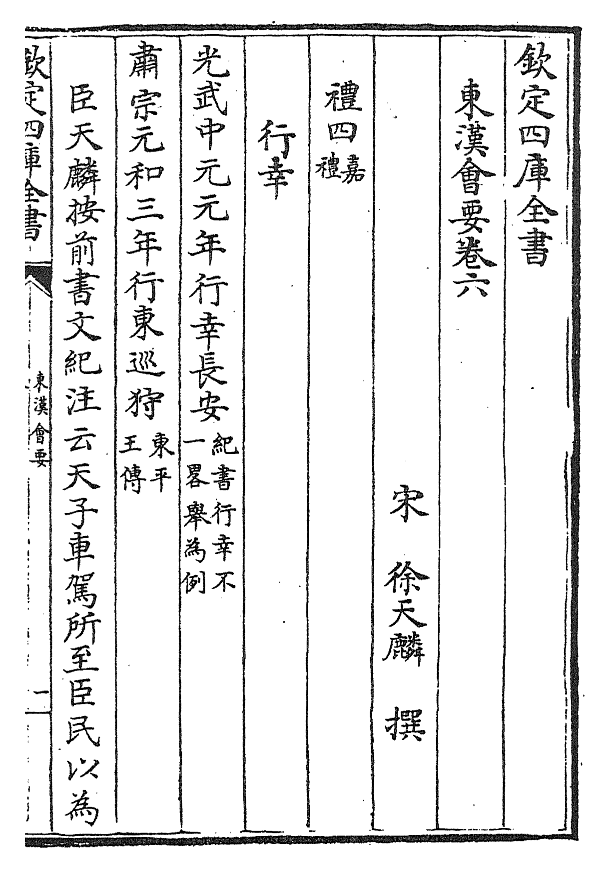
神潢殘夔魖與罔象殪野仲而殲游光八靈爲之震慴況魖蜮與畢方度朔作梗守以鬱壘神荼副焉對操索葦目察區陬司執遺鬼京室謐清罔有不韙東京賦

安帝永初三年竇太后以陰陽不和詔減逐疫侲子之半后紀

土牛

十二月立土牛六頭於國都郡縣城外丑地以送大寒志

東漢會要卷五



東漢會要卷六

宋 徐天麟 撰

禮四 嘉禮

行幸

光武中元元年行幸長安 紀書行幸不一畧舉為例

肅宗元和三年行東巡狩 東平王傳

臣天麟按前書文紀注云天子車駕所至臣民以為

僥倖此但釋幸之義而未嘗釋行之義也葢兩漢謂天子乗輿為行故高紀云行如雒陽至自雒陽如此類甚多至范史猶間言行幸東平王傳亦云行東廵狩禮儀志云諸行出入皆鳴鐘作樂葢謂天子出入也而注家妄引春秋釋㝛以為郡守行大夫禮樂其誤甚矣

漢祀令曰天子行有所之出河沈用白馬珪璧各一衣以繒緹五尺祠用脯二束酒六升鹽一升涉渭灞涇洛

佗名水如此者沈珪璧各一律在所給祠具及行沈祠佗川水先驅投石少府給珪璧不滿百里者不沈祭祀志注

桓帝元嘉元年四月己丑上微服幸河南尹梁不疑府是日天大風尚書楊秉諫曰王者至尊出入有常警蹕而行靜室而止自非郊廟鑾旗不駕未有私從意志日般遊諸臣之家降亂尊卑等威無別宿衛守空宮璽紱委女妾設有非常之變任章之謀工負先帝下悔靡及臣以薄學充在勸講敢陳其愚袁紀按楊秉傳作幸梁胤家

巡狩

世祖建武十七年四月乙卯南巡狩皇太子及右翊公輔楚公英東海公陽濟南公康東平公蒼從幸潁川進幸葉章陵五月己卯車駕還宮本紀下同

十八年二月甲寅西巡狩幸長安三月壬午祠高廟遂有事于十一陵歷馮翊界進幸蒲坂祠后土夏四月甲戌車駕還宮

十九年九月南巡狩壬申幸南陽進幸汝南南頓縣舍

置酒會賜吏人復南頓田租歲父老前叩頭言皇考居此日久陛下識知寺舍每來輒加厚恩願賜復十年帝曰天下重器常恐不任日復一日安敢遠期十歲乎吏人又言陛下實惜之何言謙也帝大笑復增一歲進幸淮陽二十年二月戊子車駕還宮

二十年十月東巡狩甲午幸魯進幸東海楚沛國十二月壬寅車駕還宮

三十年二月東巡狩甲午進幸魯濟南閏月癸丑車駕

還宮

中元元年正月丁卯東廵狩二月己卯幸魯進幸泰山

北海王興齊王石朝于東嶽辛卯柴望岱宗登封泰山

甲午禪于梁父四月癸酉車駕還宮

明帝永平二年十月甲子西廵狩幸長安祠高廟遂有

事于十一陵歴覽館邑會郡縣吏勞賜作樂癸卯車駕

還宮

十年閏月甲午南廵狩幸南陽祠章陵日北至又祠舊

宅禮畢名校官弟子作雅樂奏鹿鳴帝自御塤篪和之以娛嘉賓還幸南頓勞饗三老官屬十二月甲午車駕還宮

十五年二月庚子東巡狩辛丑幸偃師進幸彭城還幸孔子宅祠仲尼及七十二弟子親御講堂命皇太子諸王説經又幸東平辛卯進幸大梁至定陶四月庚子車駕還宮

章帝建初七年十月西巡狩幸長安丙辰祠高廟遂有

事于十一陵進幸槐里又幸長平御池陽宫東至高陵造舟于涇而還每所到幸輒會郡縣吏人勞賜作樂十一月詔勞賜河東守令掾以下十二月丁亥車駕還宫

元和元年七月丁酉南巡狩詔所經道上郡縣無得設儲偫命司空自將徒支柱橋梁有遣使奉迎探知起居二千石當坐其賜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十一月己丑車駕還宫賜從者各有差

二年正月丙辰東巡狩幸泰山柴告岱宗進幸奉高宗祀五帝于汶上明堂幸魯祠孔子于闕里四月乙卯車駕還宮

元和中肅宗始修古禮巡狩方岳崔駰上四狩頌以稱漢德本傳

三年正月丙申北巡狩二月壬寅告常山諸郡太守相曰朕惟巡狩之制以宣聲教考同遐邇解釋結宽也今四國無政不用其良駕言出遊欲親知其劇易前祠園

陵遂望祠華嶽東柴岱宗為人祈福今將禮常山遂徂北土升踐隄防諮訪耆老肥田尚多以賦貧民進幸中山祠北嶽幸元氏祠光武顯宗于縣舍三月辛卯車駕還宫賜從行者各有差

章和元年八月癸酉南廵狩戊子幸梁乙未幸沛庚子幸彭城辛亥幸壽春十月丙子車駕還宫

和帝永元十五年九月壬午南廵狩賜所過二千石長吏以下三老官屬及民百年者錢布各有差幸章陵祠

舊宅十一月甲申車駕還宮

安帝延光三年二月丙子東巡狩辛卯幸泰山柴告岱宗祀五帝于汶上明堂幸東平東郡歷魏郡河内壬戌車駕還京師並紀

朝會

每月朔歲首為大朝受賀其儀夜漏未盡七刻鐘鳴受賀及贄公侯璧中二千石二千石羔千石六百石鴈四百石以下雉百官賀正月二千石以上上殿稱萬歲舉

觴御坐前司空奉羹大司農奉飯奏食舉之樂百官受賜宴饗大作樂其每朔唯十月旦從故事者高祖定秦之月元年歲首也注胡廣曰舊儀公卿每月常朝先帝以其頻故省唯六月十月朔朝後復以六月盛暑省之

蔡質漢儀曰正月旦天子幸德陽殿臨軒公卿將大夫百官各陪朝賀蠻貊胡羌朝貢畢見屬郡計吏皆陛覲庭燎宗室諸劉雜會萬人以上立西面位定公納薦太官賜食酒西入東出既定上壽計吏中庭北面立太官

上食賜羣臣酒食貢事御史四人執法殿下虎賁羽林弧弓撮矢陛戟左右戎頭偪脛故前向後左右中郎將住東西羽林虎賁將住東北五官將住中央悉坐就賜作九賓徹樂舍利從西方來戲于庭極乃畢入殿前激水化為比目魚跳躍嗽水作霧障日畢化成黃龍長八丈出水遊戲于庭炫燿日光以兩大絲繩係兩柱中頭間相去數丈兩倡女對舞行于繩上對面道逢切肩不傾又蹋局屈身藏形于斗中鐘磬並作樂畢作魚龍曼

延小黄門吹三通謁者引公卿羣臣以次拜微行出罷卑官在前尊官在後德陽殿周旋容萬人陛高二丈皆文石作壇激沼水于殿下畫屋朱梁玉階金柱刻鏤作宫掖之好厠以青翡翠一柱三帶韜以赤緹天子正旦節會朝百僚于此自到偃師去宫四十三里望朱雀五闕德陽其上鬱崋與天連雒陽宫閤傳云德陽宫殿南北行七丈東西行三十七丈四尺志注

春王三朝會同漢京是日也天子受四海之圖籍膺萬國

之貢珍內撫諸夏外綏百蠻爾乃盛禮興樂置乎雲龍之庭陳百僚而賛羣后究皇儀而展帝容于是庭實千品旨酒萬鍾列金罍班玉觴嘉珍御太牢饗班固東都賦

安帝永初四年以年饑正月元日會徹樂不陳充庭車本紀注云每大朝會必陳乘輿法物車輦于庭以年饑故不陳

上尊號

建武元年諸將議上尊號馬武先進曰天下無主如有聖人承敝而起雖仲尼為相孫子為將猶恐無能有益

反水不收後悔無及大王雖執謙退柰宗廟社稷何宜且還薊即尊位乃議征伐今此誰賊而馳騖擊之乎光武驚曰何將軍出是言可斬也武曰諸將盡然光武使出曉之乃引軍還至薊夏四月公孫述自稱天子光武從薊還過范陽命收葬吏士至中山諸將復上奏曰漢遭王莽宗廟廢絶豪傑憤怒兆人塗炭王與伯升首舉義兵更始因其資以據帝位而不能奉承大統敗亂綱紀盜賊日多羣生危蹙大王初征昆陽王莽自潰後拔

邯鄲北州弭定三分天下而有其二跨州據土帶甲百萬言武力則莫之抗論文德則無所與辭臣聞帝王不可以久曠天命不可以謙拒惟大王以社稷為計萬姓為心光武又不聽行到南平棘諸將復固請之光武曰寇賊未平四面受敵何遽欲正號位乎諸將且出耿純進曰天下士大夫捐親戚棄土壤從大王於矢石之間者其計固望其攀龍鱗附鳳翼以成其所志耳今功業即定天人亦應而大王留時逆衆不正號位純恐士大

夫望絶計窮則有去歸之思無為久自苦也大衆一散難可復合時不可留衆不可逆純言甚誠切光武深感曰吾將思之行至鄗光武先在長安時同舍生彊華自關中奉赤伏符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鬬野四七之際火為主羣臣因復奏曰受命之符人應為大萬里合信不議同情周之白魚曷足比焉今上無天子海内淆亂符瑞之應昭然著聞宜答天神以塞羣望光武于是命有司設壇場于鄗南千秋亭五成陌六月己

未即皇帝位燔燎告天禋于六宗望于羣神其祝文曰

皇天上帝后土神祇眷顧降命屬秀黎元為人父母秀不敢當羣下百辟不謀同辭咸曰王莽簒位秀發憤興兵破王尋王邑于昆陽誅王郎銅馬于河北平定天下海内蒙恩上當天地之心下為元元所歸讖記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卯金修德為天子秀猶固辭至于再至于三羣下僉曰皇天大命不可稽留敢不敬承于是建元為建武大赦天下紀

上壽

明帝永平十年儋耳降附富平侯張奮來朝上壽引見宣平殿張奮傳

十七年夏五月公卿百官以帝威德懷遠祥物顯應乃並集朝堂奉觴上壽制曰天生神物以應王者遠人慕化實由有德朕以虛薄何以享斯唯高祖光武聖德所被不敢有辭其敬舉觴明帝紀

拜皇太子

拜皇太子之儀百官會位定謁者引皇太子當御坐殿下北面司空當太子西北東面立讀策書畢中常侍持皇太子璽綬東向授太子太子再拜三稽首謁者贊皇太子臣某中謁者稱制曰可三公升階上殿賀壽萬歲因大赦天下供賜禮畢罷禮儀志

拜諸侯王公

拜諸侯王公之儀百官會位定謁者引光禄勲前謁者引當拜前當坐伏殿下光禄勲前一拜舉手曰制詔其以

某為某讀策書畢謁者稱臣某再拜尚書郎以璽印綬付侍御史侍御史前東面立授璽印綬王公再拜頓首三贊謁者曰某王臣某新封某公某初謝中謁者報謹謝贊者立曰謝皇帝為公興皆冠謝起就位供賜禮畢罷禮儀志

養老

顯宗永平二年三月紀作十月上始帥羣臣養三老五更于辟雍行大射之禮郡縣道行鄉飲酒于學校皆祀聖師

周公孔子牲以大于是七郊禮樂三雍之義備矣養三老五更之儀先吉日司徒上太傅若講師故三公人名用其德行年耆高者一人為老次一人為更皆服都紵大袍單衣皂緣領袖中衣冠進賢扶玉杖五更亦如之不杖皆齋于太學講堂其日乘輿先到辟雍禮殿御坐東廂遣使者安車迎三老五更天子迎于門屏交禮道自阼階三老升自賓階至階天子揖如禮三老升東面三公設几九卿正履天子親袒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

酳祝鯁在前祝饐在後五更南面公進供禮亦如之明日皆詣闕謝恩以見禮遇大尊顯故也禮儀志

中元元年初建三雍顯宗即位親行其禮天子始冠通天衣日月備法物之駕盛清道之儀坐明堂而朝羣后登靈臺以望雲物袒割辟雍之上尊養三老五更饗射禮畢帝正坐自講諸儒執經問難于前冠帶縉紳之人圜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乃下詔曰光武皇帝建三朝之禮而未及臨饗眇眇小子屬當聖業閒暮春吉辰初

行大射令月元日復踐辟雍尊事三老兄事五更安車輭輪供綏執授侯王設醬公卿饌珍朕親袒割執爵而酳祝哽在前祝噎在後升歌鹿鳴下管新宮八佾具修萬舞于庭朕固薄德何以克當易陳負乘詩刺彼己永念慚疚無忘厥心三老李躬年耆學明五更桓榮授朕尚書詩曰無德不報無言不酬其賜榮爵關內侯食邑五千户三老五更以二千石禄養終厥身其賜天下三老酒人一石肉二千斤有司其存耆耋恤幼孤惠鰥寡

稱朕意焉儒林傳及帝紀

永平八年十月丙子臨辟雍養三老五更紀宋均曰三老老人知天地人事者五更老人知五行更代之事者見禮儀志注

安帝以魯丕李充為三老通典

楊統位至光祿大夫為國三老楊厚傳

靈帝以袁逢為三老賜以玉杖玉杖長九尺端以鳩為飾鳩者不咽之鳥欲老人之不咽也

譙周曰漢中興定禮儀羣臣欲令三老答天子拜城門

校尉董鈞駁曰養三老所以教事父之道也若答拜是使天下答子拜也詔從鈞議譙周論之曰禮尸服上服猶以非親之故答子拜士見異國君亦答拜是皆不得視猶子也虞喜曰且據漢儀于門屏交禮交禮即答拜中興謬從鈞議後革之深得其意志注

案比

仲秋之月縣道皆案戸比民年始七十者授之玉杖餔之糜粥八十九十有加賜玉杖長尺端以鳩鳥為飾鳩

者不噎之鳥也欲老人不噎志

安帝元初四年詔曰月令仲秋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方今案比之時郡縣多不奉行雖有糜粥糠粃相半長吏怠事莫有躬親甚違詔書養老之意其務崇仁恕賑護寡獨稱朕意焉紀

冠

正月甲子若丙子為吉日可加元服儀從冠禮乘輿初緇布進賢次爵弁次武弁次通天以據皆于高祖廟如

禮謁王公以下初加進賢而已志

和帝永元三年正月甲子皇帝加元服賜諸侯王將軍特進中二千石列侯宗室子孫在京師奉朝請者黃金將大夫郎吏從官帛賜民爵及粟帛各有差大酺五日郡國中都官繫囚死罪贖縑至司寇及亡命各有差紀注云太后詔袁安為賓賜束帛乘馬

通典曰和帝冠乘金根車駕六玄虯至廟成禮乃迴軫反宮朝服以饗宴撞太蔟之庭鐘咸獻壽焉黃香

頌云惟永元之盛代聖皇德之茂純躬烝烝之至孝
崇敬順以奉天以三載之孟春建寅月之上旬皇帝
時加元旻簡甲子之元辰皇輿幸夫金根六玄虬之
連蜷建螭龍以為旂鳴節路之和鑾既臻廟以成禮
乃迴軫而反宮正朝服以饗宴撞太蔟之庭鐘祚藩
屏與鼎輔暨夷蠻之君王咸進爵于金罍獻萬壽之

玉觴

初肅宗勅曹褒條正禮儀褒依準舊典撰次天子至于

庶人冠婚吉凶始終制度為百五十篇奏上會帝崩和帝即位褒乃作為章句帝遂以新禮二篇冠曹褒傳

安帝永初三年正月庚子皇帝加元服紀

順帝永建四年正月丙子皇帝加元服賜王主貴人公卿以下金帛各有差賜男子爵及流民欲占者人一級為父後三老孝悌力田人二級鰥寡孤獨篤癃不能自存帛一匹紀

桓帝建和二年正月甲子皇帝加元服紀

靈帝建寧四年正月甲子皇帝加元服紀

獻帝興平元年正月甲子皇帝加元服司徒淳于嘉為賓加賜玄纁駟馬貴人公主卿司隸城門五校及侍中尚書給事黄門侍郎各一人為太子舍人禮儀志注

建安十八年正月壬子濟北王加冠戶外以見父母給事黄門侍郎劉瞻兼侍中假貂蟬加濟北王給之禮儀志注

婚

桓帝初立有司奏太后曰春秋迎王后在塗則稱后令

大將軍冀女弟膺紹聖善結婚之際有命既集宜備禮章時進聘幣請下三公太常案禮儀奏可于是悉依孝惠皇帝納后故事聘黄金二萬斤納采雁璧乘馬束帛一如舊典梁后紀

大射　鄉飲

建武中伏湛奏行鄉飲酒禮施行之本傳

明帝永平二年三月臨辟雍初行大射禮郡縣道行鄉飲酒禮于學校皆祀聖師周公孔子牲以犬于是七郊

禮樂三雍之義備矣禮儀志

春日載陽合射辟雍設業設虡宮架金鏞䕫鼓路鼗植羽幢幢于是備物物有其容伯夷起而相儀后夔坐而為工張大侯制五正設三乏厞司旌并夾既飾儲乎廣庭于是皇輿夙駕蕃于東階以須消啟明掃朝霞登天光于扶桑天子乃撫玉輅時乘六龍發鯨魚鏗華鐘大丙弭節風后陪乘攝提運衡徐至于射宮禮事展樂物具王夏闋騶虞奏決拾既次彫弓斯發達餘萌于暮春

昭誠心而遠喻東京賦

順帝陽嘉元年臨辟雍饗射紀

詔令璽書尺一

世祖以手迹賜方國者皆一札十行細書成文循吏序

尚書侍郎三十六人主作文書起草百官志

璽書漢官儀曰凡制書皆璽封尚書令重封見鮑昱傳

中元元年鮑昱為司隸校尉詔昱詣尚書使封胡降檄

光武遣小黃門問昱有所怪不對曰故事通官文書不

著姓又當司徒露布怪使司隷下書而著姓也帝報曰吾故欲令天下知忠臣之子復為司隷也鮑昱傳

鍾離意敢諫諍數封還詔書本傳

永寧中尚書陳忠上疏薦周興曰伏惟古者帝王有所號令言必弘雅辭必溫麗垂于後世列于典經故仲尼嘉唐虞之文章從周室之郁郁臣竊見光禄郎周興孝友之行著于閨門清厲之志聞于州里藴匵古今博物多聞三墳之篇五典之策無所不覽屬文著辭有可觀

委尚書出納帝命為王喉舌臣等既愚闇而諸郎多文俗吏鮮有雅才每為詔文宣示內外轉相求請或以不能而專己自由辭多鄙固興抱奇懷能隨輩棲遲誠可歎惜詔乃拜興為尚書郎周榮傳

尺一選舉委尚書三公陳蕃傳尺一謂板長尺一以寫詔書也

順帝拜楊球為衛尉勅尚書不得稽留尺一本傳

李雲上書曰尺一拜用不經御省本傳

臣天麟按周禮御史掌贊書鄭玄注云若今尚書作詔

文則知三代之時雖王言惟作命亦必有代言之官公孫弘謂武帝詔書下者文章爾雅訓辭深厚然在西都初不著所掌之官武帝每為淮南王報書必召司馬相如視草乃遣此亦一時眷遇之厚非常典也至范史始言尚書侍郎三十六人主作文書起草然則兩漢代言之人當在尚書元帝時楊興欲薦賈捐之為尚書令謂捐之曰君房下筆言語妙天下使君房為尚書令勝五鹿充宗遠甚至安帝時尚書陳忠

薦周興亦曰興屬文著辭有可觀采尚書出納帝命為王喉舌臣既愚闇而諸郎多文俗吏鮮有雅才每為詔文宣示內外轉相求請興抱奇懷能隨輩栖遲誠可歎息漢世君臣其留意于代言之官若此宜乎王通氏謂漢制幾于典誥而兩都賢主以七制稱良有以夫

章奏

民曹尚書主凡吏上書事百官志

凡羣臣之書通于天子者四品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駮議章者需頭稱稽首上以聞謝恩陳事詣闕通者也奏者亦需頭其京師官言稽首言下稽首以聞其中有所請若罪法劾案公府送御史臺卿校送謁者臺也表者不需頭上言臣某言下言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左方下附曰某官臣甲乙上漢雜事見胡廣傳注

建武七年詔上書者不得言聖紀

明帝永平六年詔曰先帝詔書禁人上事言聖而間者

章奏頗多浮詞自今若有過稱虛譽尚書皆宜抑而不省示不為諂子也紀

明帝時公車以反支日不受章奏帝聞而怪曰民廢農桑遠來詣闕而復拘以禁忌豈為政之意乎于是遂蠲其制王符傳

東平王蒼上便宜其事留中本傳

馮豹每奏事未報常俯伏省閤或從昏至明肅宗聞而嘉之使黃門持被覆豹勅令勿驚馮衍傳

左雄改察舉之制使文吏試章奏左雄傳

白馬令李雲露布上書移副三府李雲傳

封事

明帝永平三年八月詔曰古者卿士獻詩百工箴諫其言事者靡有所諱紀

八年詔曰朕以無德工動三光日食之變其災尤大永思厥咎在予一人羣司勉修職事極言無諱于是在位者皆上封事各言得失按本紀諸帝每有災異皆令公卿上封事葢自先帝始令羣臣

得奏封事以知下情封有正有副領尚書者先發副封所言不善屏而不奏後魏相奏去副封以防壅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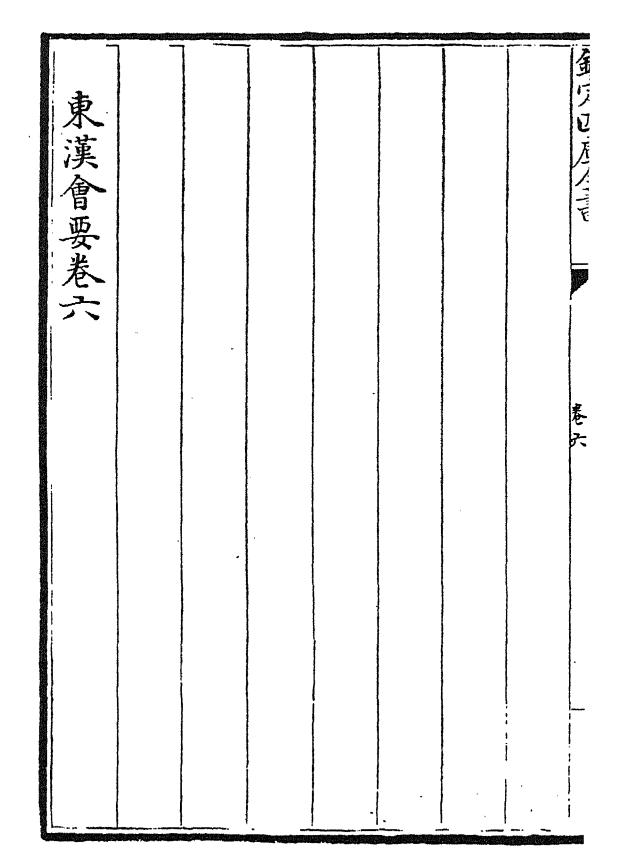
章帝即位日食詔有司各上封事紀

靈帝詔蔡邕指陳政要具對經術以皀囊封上按張酺云文帝飾帷帳以皀囊即為上書囊也則知文書言密事以皀囊封上自西都已然矣

建寧元年五月朔日有食之詔公卿以下各上封事紀下同

二年四月癸巳大風雨雹詔公卿以下各上封事

四年詔公卿至六百石各上封事



東漢會要卷六

詳校官編修臣范來宗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鄒奕孝
謄録監生臣張復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東漢會要卷七八

東漢會要卷七

宋　徐天麟　撰

禮五 賓禮

封先代後 孔子後

建武二年封周後姬常為周承休公五年封殷後孔安為殷紹嘉公十三年改封常為衛公安為宋公以為漢賓在三公上 百官志

初平帝時王莽秉政乃封孔子後孔均為襃成侯追謚孔子為襃成宣尼公及莽敗失國建武十三年世祖復封均子志為襃成侯志卒子損嗣永元四年徙封襃亭侯損卒子曜嗣曜卒子元嗣世世相傳至獻帝初國絕孔僖傳

禮六 軍禮

講武 校獵

立秋之日自郊禮畢始揚威武斬牲於郊東門以薦陵

廟其儀乗輿御戎路白馬朱鬣躬執弩射牲牲以鹿麛太宰令謁者各一人載獲車馳駟送陵廟還宫遣使者齎束帛以賜武官武官肄兵習戰陣之儀斬牲之禮名曰貙劉兵官皆肄孫吴兵法六十四陣名曰乗之立春遣使者齎束帛以賜文官貙劉之禮祠先虞執事告先虞已烹鮮時有司告乃逡巡射牲獲車畢有司告事畢禮儀志

漢承秦制三時不講唯十月車駕幸長安水南門會五

營士為八陣進退名曰乘之志注

永平元年六月乙卯初令百官貙膢白幕皆霜志注

車駕數幸廣成苑鍾離意以為從禽廢政常當車陳諫般樂遊田之事天子即時還宮傳

十六年冬車騎校獵上林苑紀

明年欲校獵河内東平王蒼上書諫曰臣聞時令盛春農事不聚衆興功傳曰田獵不宿食飲不享出入不節則木不曲直此失春令者也臣知車駕今出事從約省

所過吏人諷誦甘棠之徳雖然動不以禮非所以示四方也惟陛下因行田野廵視稼穡逍遥仿徉弭節而旋至秋冬迺振威靈整法駕備周衛設羽旄詩云抑抑威儀惟徳之隅臣不勝憤懣伏自手書乞詣行在所極陳至誠帝覽奏即還宫東平王傳

安帝初鄧太后臨朝俗儒世士以為文徳可興武功宜廢遂寢蒐狩之禮息戰陣之法故猾賊縱横乗此無備馬融以為文武之道聖賢不墜五材之用無或可廢元

初二年上廣成頌以諷諫謹依舊文章述蒐狩之義作頌一篇并封上馬融傳

延光二年十一月校獵上林苑

順帝永和四年十月校獵上林苑歷函谷關而還紀

桓帝延熹元年校獵廣成遂幸上林苑

六年十月校獵廣成遂幸函谷關上林苑並紀陳蕃上疏諫曰臣聞人君有事于苑囿唯仲秋西郊順時講武殺禽助祭以崇孝敬如或違此則為肆縱故皐陶戒舜無教

逸遊周公戒成王無槃于遊田虞舜成王猶有此戒況德不及二主者乎夫安平之時尚宜有節況當今之世有三空之戹哉田野空朝廷空倉庫空是謂三空加兵戎未戢四方離散是陛下焦心毁顔坐以待旦之時也豈宜揚旗耀武騁心輿馬之觀乎又前秋多雨民始種麥今失其勸種之時而令給驅禽除路之役非聖賢恤民之意也齊景公欲觀于海放乎琅邪晏子為陳百姓惡聞旌旗輿馬之音舉首顰眉之感景公為之不行周穆王

欲肆車轍馬跡祭公謀父為誦祈招之詩以止其心誠惡逸遊之害人也書奏不納蕃傳

靈帝光和五年校獵上林苑函谷關遂廵狩于廣成苑紀

靈帝中平五年望氣者言以為京師當有大兵兩宮流血大將軍司馬許涼假司馬伍宕説大將軍何進曰太公六韜有天子將兵事可以威厭四方進以為然入言之於帝于是乃詔進大發四方兵講武于平樂觀下起

大壇上建十二重五采華蓋高十丈壇東北為小壇復建九重華蓋高九丈列步兵騎士數萬人結營為陳天子親出臨軍駐大華蓋下進駐小華蓋下禮畢帝躬擐甲介馬稱無上將軍行陳三匝而還詔使進領兵屯于觀下是時置西園八校尉以小黄門蹇碩為上軍校尉虎賁中郎將袁紹為中軍校尉屯騎都尉鮑鴻為下軍校尉議郎曹操為典軍校尉趙融為助軍校尉淳于瓊為佐軍校尉又有左右校尉帝以蹇碩壯健而有武畧

特親任之以為元帥督司隷校尉以下雖大將軍亦領屬焉傳何進

東都賦若迺順時節而蒐狩簡車徒以講武則必臨之以王制考之以風雅歷騶虞覽駟鐵嘉車攻采吉日禮官正儀乘輿迺出于是發鯨魚鏗華鐘登玉輅乘時龍鳳蓋颯灑和鑾玲瓏天官景從祲威盛容山靈護野屬御方神雨師汎灑風伯清塵千乘雷起萬騎紛紜元戎竟野戈鋋彗雲羽旄掃電旌旗拂天焱焱炎炎揚光飛

文吐燭生風欱野燎山日月為之奪明丘陵為之搖震

遂集乎中囿陳師案屯駢部曲列校隊勒三軍誓將帥

然後舉烽伐鼓以命三驅班固傳

東京賦維歲仲冬大閱西園上林苑也虞人掌焉先期戒事

悉率百禽鳩諸靈囿獸之所同是謂告備乃御小戎撫

輕軒中田四牡既健且閑戈矛若林牙旗繽紛迄于上

林結徒為營叙和植表司鐸授鉦坐作進退節以軍聲

三令五申示戮斬牲陳師鞠旅教達禁成火烈具舉武

士星敷鶺鸛魚麗箕張翼舒軌陳掩迒匪疾匪徐馭不詭遇射不翦毛升獻六禽時膳四膏馬足未極輿徒不勞成禮三驅解罘放麟不窮樂以訓儉不殫物以昭仁

文選

饗遣衛士

饗遣故衛士儀百官會位定謁者持節引故衛士入自端門衛司馬執幡鉦護行行定侍御史持節慰勞以詔恩問所疾苦受其章奏所欲言畢饗賜作樂觀以角抵

樂閔罷遣勸以農桑志

禮七 禮凶

帝陵

建武二年以皇祖考墓為昌陵令守視後置陵改為章陵因以舂陵為章陵縣城陽恭王傳

光武原陵山方三百二十三步高六丈六尺垣四出司馬門寢殿鍾虡皆在周垣内隄封田十二頃五十七畝八十五步帝王世紀曰在臨平亭之南西望平陰東南

去雒陽十五里古今注下同

明帝顯節陵山方三百步高八丈無周垣為行馬四出司馬門石殿鐘虡在行馬内寢殿園省在東園寺吏舍在殿北隄封田七十四頃五畝帝王世紀曰故富壽亭也西北去雒陽三十七里

章帝敬陵山方三百步高六丈二尺無周垣為行馬四出司馬門石殿鍾虡在行馬内寢殿園省在東園寺吏舍在殿北隄封田二十五頃五十五畝帝王世紀曰在

雒陽東南去雒陽三十九里

和帝慎陵山方三百八十步高十丈無周垣為行馬四出司馬門石殿鍾虡在行馬內寢殿園省在東園寺吏舍在殿北隄封田三十一頃二十畝二百步帝王世紀曰在雒陽四十一里

殤帝康陵山周二百八步高五丈五尺行馬四出司馬門寢殿鍾虡在行馬中因寢殿為廟園吏寺舍在殿北隄封田十三頃十九畝二百五十步帝王世紀曰高五

文四尺去雒陽四十八里

安帝恭陵山周二百六十步高十五丈無周垣為行馬四出司馬門石殿鍾虡在行馬内寢殿園吏寺舍在殿北隄封田一十四頃五十六畝帝王世紀曰高十二丈在雒陽西北去雒陽十五里

順帝憲陵山方三百步高八丈四尺無周垣為行馬四出司馬門石殿鍾虡在司馬門内寢殿園省寺吏舍在殿東隄封田十八頃十九畝三十步帝王世紀曰在雒

陽西北去雒陽十五里
沖帝懷陵山方百八十三步高四丈六尺爲寢殿行馬四出門園寺吏舍在殿東隄封田五頃八十畝帝王世紀曰西北去雒陽十五里
質帝靜陵山方百三十六步高五丈五尺爲行馬四出門寢殿鍾虡在行馬中園寺吏舍在殿北隄封田十二頃五十四畝因寢爲廟帝王世紀曰在雒陽東去雒陽三十二里

桓帝宣陵帝王世紀曰山方三百步高十二丈在雒陽東南去雒陽三十里

靈帝文陵帝王世紀曰山方三百步高十二丈在雒陽西北去雒陽二十里

獻帝禪陵帝王世紀曰在河内山陽之濁城南去雒陽三百一十里

雜録

先帝陵每陵園令各一人掌守陵園案行掃除丞及校

長各一人校長主兵戎盜賊事百官志

先帝陵每陵食官令各一人掌望晦祭祀同上

建武三年修西京園陵紀

二十六年光武初作壽陵制地不過二三頃無為山陵陂池纔令流水而已

永平十四年明帝初作壽陵制令流水而已置吏卒數人供給灑掃勿開修道敢有所興作者以擅議宗廟法從事本紀

章帝欲為原陵顯節陵起縣邑東平王蒼上疏諫曰竊見光武皇帝躬履儉約之行營建陵地具稱古典詔曰無為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孝明皇帝奉承無違至于自所營創尤為儉省古者丘隴且不欲其著明豈況築郭邑建都郛哉又以吉凶俗數言之亦不欲無故繕修丘墓帝從而止東平王傳

園寢更衣

古不墓祭漢諸陵皆有園寢承秦所為也說者以為古

宗廟前制廟後制寢以象人之居前有朝後有寢也月令有先薦寢廟詩稱寢廟奕奕言相通也廟以藏主以四時祭寢有衣冠几杖象生之具以薦新物秦始出寢起于墓側漢因而弗改故陵上稱寢殿起居衣服象生人之具古寢之意也建武以來關西諸陵以轉久遠但四時特牲祠帝每幸長安謁諸陵乃太牢祠自雒陽諸陵至靈帝皆以晦望二十四氣伏臘及四時祠廟日上飯太官送用物園令食監典省其親陵所宮人隨鼓漏

理被枕具盥水陳嚴具志

更衣别室明紀注云更衣者非正處也園中有寢有便殿寢者陵上正殿便殿寢側之别殿即更衣也

上陵

正月五供畢以次上陵西都舊有上陵東都之儀百官四姓親家婦女公主諸王大夫外國朝者侍子郡國計吏會陵晝漏上水鴻臚設九賓隨立寢殿前鐘鳴謁者治禮引客羣臣就位如儀乘輿自東廂下太常導出西

向拜止旋升阼階拜神坐退坐東廂西向侍中尚書陛者皆神坐後公卿羣臣謁神坐太官上食太常樂奏食舉文始五行之舞禮樂闋君臣受賜食畢郡國上計吏以次前當神軒占其郡穀價民所疾苦欲神知其動靜孝子事親盡禮敬愛之心也周徧如禮最後親陵遣計吏賜之帶佩八月飲酎上陵禮亦如之志

建武六年四月丙子幸長安始謁高廟遂有事于十一陵紀下同

十年八月己亥幸長安祠高廟遂有事于十一陵

十一年二月幸章陵祠園陵

十八年二月幸長安三月壬午祠高廟遂有事于十一陵

二十二年閏月丙戌幸長安祠高廟遂有事于十一陵

中元元年三月行幸長安戊子祀長陵

明帝永平元年正月帝率公卿已下朝于原陵如元會儀

二年幸長安祠高廟遂有事于十一陵
章帝建初七年十月幸長安丙辰祠高廟遂有事于十一陵遣使者祠太上皇于萬年
和帝永元三年十月幸長安十一月癸卯祠高廟遂有事于十一陵
順帝永和二年十月行幸長安十一月丙午祠高廟遂有事于十一陵
桓帝延熹三年十月乙酉幸長安甲午祠高廟十一月

庚子遂有事于十一陵

靈帝熹平元年正月車駕上原陵諸侯王公及外戚家婦女郡國計吏匈奴單于西域三十六國侍子皆會焉如會殿之儀禮樂闋百官受賜爵計吏以次上𦅸殿前先帝御坐具言俗善惡所疾苦司徒掾蔡邕慨然歎曰吾聞古不墓祭而朝廷有上陵之禮如此其備也察其本意乃知孝明至孝惻隱不易奪也或曰本意云何對曰西京之時其禮不可得而聞也光武帝始葬于此明

帝嗣位逾年羣臣朝正感先帝不復見此禮乃率公卿百僚就陵而朝焉瓜葛之親男女畢會郡計吏各向神坐而言庶幾先帝魂神聞聽之也袁紀及蔡邕本傳

大喪詳見禮儀志下卷文多不載

服制

舊制公卿二千石刺史不得行三年喪由是內外衆職並廢喪禮安帝元初三年鄧太后詔長吏以下不為親行服者不得典城選舉時有上言牧守宜同此制詔下

公卿議者以為不便司徒劉愷獨議曰詔書所以為制服之科者蓋崇化勵俗以弘孝道也今刺史一州之表二千石千里之師職在辯章百姓宣美風俗尤宜尊重典禮以身先之而議者不尋其端至于牧守則云不宜是猶濁其源而望流清曲其形而欲景直不可得也太后從之十一月丙戌詔聽大臣二千石刺史行三年喪

劉愷傳

安帝初令大臣得行三年喪尚書陳忠因此上言孝宣

皇帝舊令人從軍屯及給事縣官者大父母死未滿三月皆勿徭令得葬送請依此制太后從之至建光中尚書令祝諷尚書孟布等奏以為孝文皇帝定約禮之制光武皇帝絶告寧之典貽則萬世誠不可改宜復建武故事忠上䟽曰臣聞之孝經始于愛親終于哀戚上自天子下至庶人尊卑貴賤其義一也是以春秋臣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閔子雖要絰服事以赴公難退而致位以究私恩故稱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禮也高祖受

命蕭何創制大臣有寧告之科合于致憂之義建武之初新承大亂凡諸國政多趨簡易大臣既不得告寧而羣司營禄念私鮮循三年之喪以報顧復之恩臣願陛下登高北望以甘陵之思揆度臣子之心則海内咸得其所宦豎不便之竟寢忠奏而從諷布議遂著于令陳忠傳

建光元年十一月復斷大臣二千石以上服三年喪

桓帝永興二年初聽刺史二千石行三年喪服

永壽元年初聽中官得行三年服

延熹二年三月復斷刺史二千石行三年喪並紀

九年至孝荀爽對策曰夫喪親自盡孝之終也今之公卿及二千石三年之喪不得即去殆非所以增崇孝道而克稱火德者也往者孝文勞謙行過乎儉故有遺詔以日易月此當時之宜不可貫之萬世今公卿羣僚皆政教所瞻而父母之喪不得奔赴夫人仁義之行自上而始昔翟方進以身備宰相而不敢逾制至遭母憂三

十六日而除夫失禮之源自上而始古者大喪三年不呼其門所以崇國厚俗篤化之道也事失宜正過勿憚改天下通喪可如舊禮荀爽傳

桓榮為越騎校尉以母憂乞身詔聽以侍中行服

韋彪父母卒哀毁三年不出廬寢

鮑德子昂處喪毁瘠三年抱負乃行

銚期父卒服喪三年鄉里稱之並傳

袁夢麒曰記言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齊衰大功之

喪三月不從政公羊傳曰古者臣有大喪則君三年不呼其門閔子要經而服事既而曰若此乎古之道不即人心退而致仕孔子善之漢興畧因此意以立法故大臣有告寧之科所以崇孝道厚風俗也自文帝遺詔以日易月于是遵以為常薛宣為丞相母死弟脩去官持服宣謂脩三年服少有行之者兄弟相駁不可脩遂竟服由是兄弟不和逮翟方進繼為丞相母死既葬三十六日除服起視事以為身備漢相

不敢踰國家之制宣方進俱位大臣而所行若此其俗可以見矣然考之宣紀地節四年令民有大父母父母喪者勿繇事使得送終盡其子道哀紀令博士弟子父母死予寧三年揚雄傳注云漢律不為親行三年喪不得選舉凡此皆詳于士民而畧于百官公卿又何意耶光武中興遂絶告寧之典二千石公卿刺史不得行三年喪由是内外衆職並廢喪禮至安帝元初中鄧太后詔長史以下不為親行服者不得

典城選舉時有上言牧守宜同此制詔下公卿議者
以為不便司徒劉愷獨言刺史一州之表二千石千
里之師尤宜尊重典禮尚書陳忠亦言孝宣皇帝舊
令人從軍屯及給事縣官者大父母死未滿三月皆
勿繇令得葬送請依此太后皆從之而尚書令祝諷
等奏以為孝文定約禮之制光武絶告寧之典貽則
萬世誠不可改忠復上疏爭之而宦豎不便卒寢忠
奏桓帝時荀爽又言漢為火德火生于木木盛于火

故其性為孝今以公卿二千石三年之喪不得即去
殆非所以增崇孝道而克稱火德也天下通喪可如
舊禮夫三子之言如此而卒不能復三年之制也
臣天麟按兩漢喪服之制雖不合于古禮然士大夫
至孝出于天性者未嘗不服三年之喪在西都則公
孫弘原涉河間王良在東京則桓榮韋彪銚期鮑昂
及東平王敞東海王臻兄弟皆事親盡愛送終竭哀
二史書之以為罕見所以貶時俗之不能盡其通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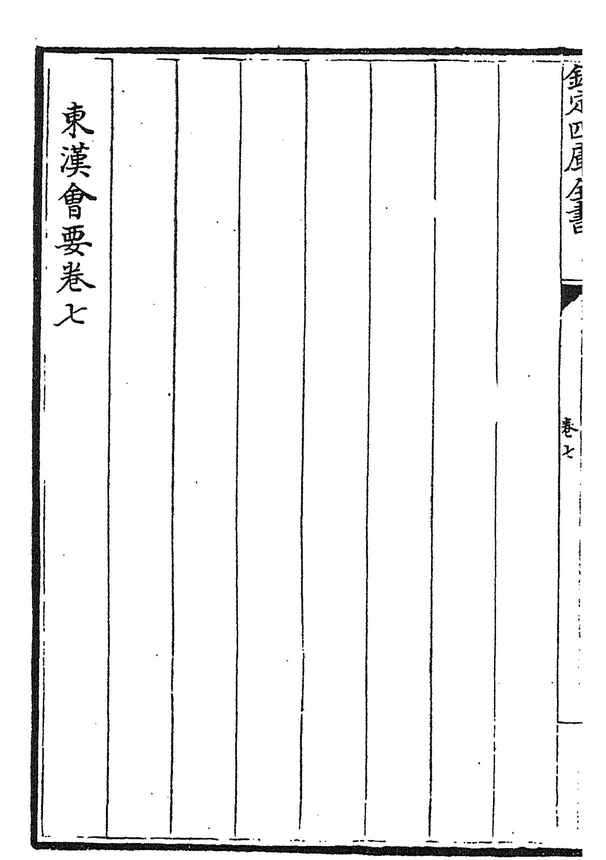
也

奪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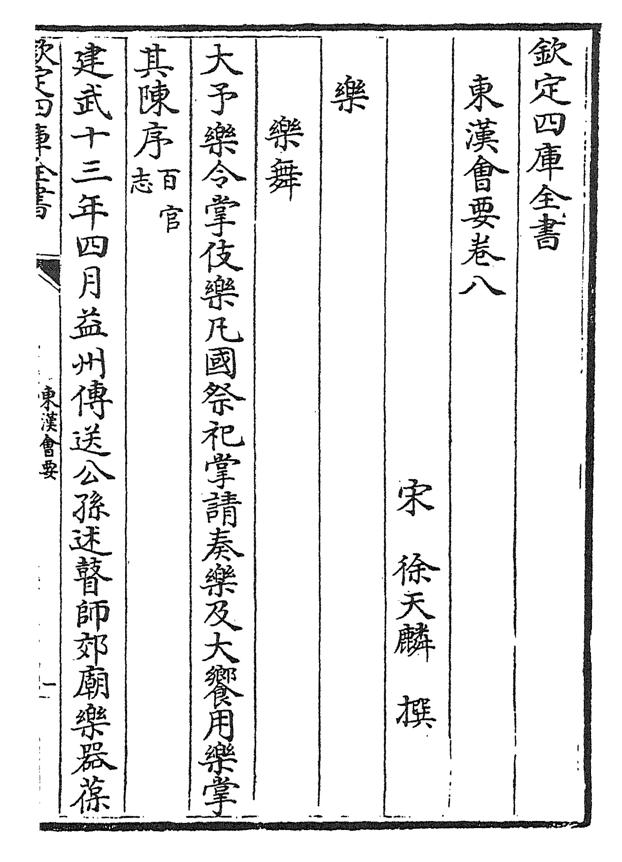
耿恭母先卒追行喪制有詔使五官中郎齎牛酒釋服本傳注云奪情不令追服

桓焉為太傅以母憂自乞聽以大夫行喪踰年詔使者賜牛酒奪服本傳

太尉張酺父卒既葬遣使齎牛酒為釋服傳



東漢會要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東漢會要卷八

宋 徐天麟 撰

樂

樂舞

大予樂令掌伎樂凡國祭祀掌請奏樂及大饗用樂掌其陳序百官志

建武十三年四月益州傳送公孫述瞽師郊廟樂器葆

車輿輦于是法物始備紀

隴蜀平後乃增廣郊祀凡樂奏青陽朱明西皓玄冥及雲翹育命舞祭祀志

二十八年賜東海王彊虎賁旄頭鍾虡之樂紀

中元元年二月辛卯登封泰山用樂如南郊祭祀志

二年立北郊祀后土奏樂亦如南郊同上

明年永平三年八月戊辰改大樂為大予樂時博士曹

充上言漢再受命宜興禮樂帝問制禮樂云何對曰河

圖括地象曰有漢世禮樂文雅出尚書琁璣鈐曰有帝漢出德洽作樂名予帝善之下詔曰今且改太樂官曰大予樂詩曲操以俟君子曹褒傳

十月蒸祭光武廟初奏文始五行武德之舞前書曰文始舞者本舜韶舞也高祖六年更名曰文始其舞人執羽籥五行者本周舞也秦始皇二十六年更名曰五行其舞人冠冕衣服法五行色武德者高祖四年作言行武以除亂也其舞人執干戚光武草創禮樂未備今始奏之故云初也

漢大樂律曰卑者之子不得舞宗廟之酎除吏二千石

到六百石及關内侯到五大夫子取適子高五尺已上年十二到三十顔色和身體修治者以為舞人百官志注

永平三年八月丁卯公卿奏議世祖廟登歌八佾舞功名東平王蒼議以為漢制舊典宗廟各奏其樂不皆相襲以明功德秦為無道殘賊百姓高皇帝受命誅暴元元各得其所萬國咸熙作武德之舞孝文皇帝躬行節儉除誹謗去肉刑澤施四海孝景皇帝制昭德之舞孝武皇帝功德茂盛威震海外開地置郡傳之無窮孝宣

皇帝制盛德之舞光武皇帝受命中興撥亂反正武暢方外震服百蠻戎狄奉貢宇内治平登封告成修建三雍肅修典祀功德巍巍比隆前代以兵平亂武功甚大歌所以詠德舞所以象功世祖廟樂名宜曰大武之舞元命苞曰緣天地之所雜樂為之文典文王之時民樂其興師征伐而詩人稱有武德璇璣鈐曰有帝漢出德洽作樂各與虞韶禹夏湯濩周武無異不宜以名舞叶圖徵曰大樂必易詩傳曰頌言成也一章成篇宜列德

故登歌清廟一章也漢書曰百官頌所登御者一章十四句依舊文始五行武德昭真修之舞節損益前後之宜六十四節為舞曲副八佾之數十月蒸祭始御用其文始五行之舞如故勿進武德舞歌詩曰於穆世廟肅雍顯清俊乂翼翼秉文之成越序上帝駿奔來寧建立三雍封禪泰山章明圖讖放唐之文休矣惟德罔射協同本支百世永保厥功詔書曰驃騎將軍議可進武德之舞如故東觀書見祭祀志注

十年閏月南巡狩幸南陽祠章陵日北至又祠舊宅禮畢召校官弟子作雅樂奏鹿鳴帝自御塤篪和之以娛嘉賓紀

章帝即位太尉趙熹等奏孝明皇帝功德茂盛宜上尊號曰顯宗四時祫食于始祖廟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東平王蒼上言昔孝文廟樂曰昭德之武孝武廟樂曰盛德之舞今皆祫食于高廟昭德之舞不進與高廟同樂今孝明皇帝在世祖廟當同樂盛德之樂無所施如

自立廟作武德之舞上從王議禮儀志注

建初五年冬以馬防上言始施行十二月迎氣樂東觀記曰防上言聖人作樂所以宣氣致和順陰陽也臣愚以為可因歲首發太蔟之律奏雅頌之音以迎和氣時以作樂器費多遂獨行十二月迎氣樂也

立春之日迎春于東郊歌青陽八佾舞雲翹之舞立夏之日迎夏于南郊歌朱明八佾舞雲翹之舞先立秋十八日迎黃靈于中兆歌朱明八佾舞雲翹育命之舞立秋之日迎秋于西郊歌西皓八佾舞育命之舞立冬之

日迎冬于北郊歌玄冥八佾舞育命之舞祭祀志又獻帝起居注曰建安八年公卿迎氣北郊始復用八佾皇覽曰迎禮春夏秋冬之樂又順天道天子迎春于東堂唱之以角舞之以羽翟此迎春之樂也迎夏于南堂唱之以徵舞之以鼓鞉此迎夏之樂也迎秋于西堂唱之以商舞之以干戚此迎秋之樂也迎冬于北堂唱之以羽舞之以干戈此迎冬之樂也

先立秋十八日郊黃帝至立秋迎氣于黃郊奏黃鍾之宮歌帝臨冕而執干戚舞雲翹育命所以養時訓也禮儀志

日冬至夏至陰陽晷景長短之極微氣之所生也故使八能之士八人或吹黃鍾之律間竽或撞黃鍾之鍾或

度晷景權水輕重水一升冬重十三兩或擊黄鍾之磬或鼓黄鍾之瑟軫閒九尺二十五絃宫處于中左右為商徵角羽或擊黄鍾之鼓先之三日太史謁之至日夏時四孟冬則四仲其氣至焉先氣至五刻太史令與八能之士即坐于端門左塾大予具樂器夏赤冬黑列前殿之前西上鐘為端守宫設席于器南北面東上正德席鼓南西面令晷議東北三刻中黄門持兵引太史令八能之士入自端門就位二刻侍中尚書御史謁者皆

陛一刻乘輿親御臨軒安體靜居以聽之太史令前當
軒溜北面跪舉手曰八能之士以備請行事制曰可太
史令稽首曰諾起立少退顧令正德曰可行事正德曰
諾皆旋復位正德立命八能士曰以次行事閒音以竽
八能曰諾五音各三十為闋正德曰合五音律先唱五
音並作二十五闋皆音以竽訖正德曰八能士各言事
八能士各書板言事文曰臣某言今月若干日甲乙日
冬至黃鐘之音調君道得孝道褒商臣角民徵事羽物

各一板否則名太史令各板書封以皁囊送西陛跪授尚書于當軒北面稽首拜上封事尚書授侍中常侍迎受報聞以小黃門幡麾節度太史令前白禮畢制曰可太史令前稽首曰諾太史命八能士詣太官受賜陛者以次罷日夏至禮亦如之禮儀志

春王三朝會同漢京食舉雍徹太史奏樂陳金石布絲竹鐘鼓鏗鎗管絃𦝟煜抗五聲極六律歌九功舞八佾韶舞備太古畢四夷𨳩奏德廣所及㑺佅兜離罔不具

集萬樂備百禮暨皇歡浹羣臣醉降烟熅調元氣然後撞鐘告罷百寮遂退東京賦

每月朔歲首大朝受賀舉觴御坐前奏食舉之樂百官受賜宴饗大作樂詳見朝會類

元和二年幸魯祠孔子作六代之樂孔僖傳

章帝增修羣祀又為靈臺十二門作詩各以其月祀而奏之禮儀志

祠靈星舞者用童男十六人舞者象教田初為芟除次

耕種芸耨驅爵及穫刈舂簸之形象其功也

和帝即位有司奏上尊章帝廟曰肅宗共進武德之舞制曰可 紀

順帝陽嘉二年十月庚午行禮辟雍奏應鐘始復黃鐘樂器隨月律 紀袁紀云初隨月律作應鐘

桓帝親祠老子用郊天樂 祭祀志

諸行出入皆鳴鐘作樂其有灾眚有它故若請雨止雨皆不鳴鐘不作樂 見禮儀志親耕條按此文云諸行出入言行者謂乘輿出入也故前書言

天子所幸皆曰行幸及歸言行自其所至舊注不察乃引春秋釋痾以爲漢法郡守出入得鳴鐘作樂其誤明矣

獻帝建安八年公卿初迎冬于北郊總章始復備八佾舞因亂久廢今復備之見本紀

蔡邕禮樂志曰漢樂四品一曰大予樂典郊廟上陵殿諸食舉之樂郊樂易所謂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上帝周官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也宗廟樂虞書所謂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詩云肅雍和鳴先祖是聽食

舉樂王制謂天子食舉以樂周官王大食則命奏鐘鼓二曰周頌雅樂典辟雍饗射六宗社稷之樂辟雍饗射孝經所謂移風易俗莫善于樂禮記曰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社稷所謂琴瑟擊鼓以御田祖者也禮記曰夫樂施于金石越于聲音用乎宗廟社稷事乎山川鬼神此之謂也三曰黄門鼓吹天子所以宴樂羣臣詩所謂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者也其短簫鐃歌軍樂也其傳曰黄帝岐伯所作以建威揚德風勸士也蓋周官

所謂王大獻則令凱樂軍大獻則令凱歌也孝章皇帝親著歌詩四章列在食舉又制雲臺十二門詩各以其月祀而奏之熹平四年正月中出雲臺十二門新詩下大予樂官習誦被聲與舊詩並行者皆當撰録以成樂志禮儀志注

詩頌

明帝永平十五年東平王蒼獻光武受命中興頌本傳

章帝元和二年為靈臺十二門作詩各以其月紀而奏

之志

傳毅追美明帝功德最盛而廟頌未立乃依清廟作顯宗頌十篇奏之文苑傳

曹朔作漢頌四篇蘇順傳

班固兩都賦東都主人作詩五篇其亂云

明堂詩於昭明堂明堂孔陽聖皇宗祀穆穆煌煌上帝宴饗五位時序誰其配之世祖光武普天率土各以其職猗歟緝熙允懷多福

辟雍詩廼流辟雍辟雍湯湯聖皇莅止造舟爲梁皤皤國老廼父廼兄抑抑威儀孝友光明於赫太上示我漢行鴻化惟神永觀厥成

靈臺詩廼經靈臺靈臺既崇帝勤時登爰考休證三光宣精五行布序習習祥風祁祁甘雨百穀溱溱庶卉蕃蕪屢惟豐年於皇樂胥

寶鼎詩嶽修貢兮川效珍吐金景兮歊浮雲寶鼎見兮色紛縕煥其炳兮被龍文登祖廟兮享聖神昭靈德兮

彌億年

白雉詩啟靈篇兮披瑞圖獲白雉兮效素烏發皓羽兮奮翹英容潔朗兮於淳精章皇德兮侔周成永延長兮膺天慶

四夷樂

板楯蠻夷俗喜歌舞高祖觀之曰此武王伐紂之歌也乃命樂人習之所謂巴渝舞也南蠻傳

永平中益州刺史朱輔上疏曰今白狼王唐菆等慕化

歸義作詩三章經負老幼若歸慈母遠夷之語辭意難正有犍為郡掾田恭顚曉其言輒令譯其詞語護送詣闕并上其樂詩昔在聖帝舞四夷之樂令之所上庶備其一帝嘉之事下史官録其歌焉西南夷傳

遠夷樂德歌詩曰

大漢是治提官隗構　與天意合魏冒踰糟　吏譯平端罔驛劉脾

不從我來旁慕支留　聞風向化徵衣隨旅　所見奇異知唐桑艾

多賜繒布邪毗綝𦅾　甘美酒食推潭僕遠　昌樂肉飛拓拒蘇便

屈申悉備局後仍離　蠻夷貧薄僂讓龍洞　無所報嗣莫支度由

願主長壽陽雒僧鱗　子孫昌熾莫穉角存

遠夷慕德歌詩曰

蠻夷所處僂讓彼尼　日入之部且交陵悟　慕義向化繩動隨旅

歸日出主路且倲雒　聖德深恩聖德渡諾　與人富厚魏菌渡洗

冬多霜雪綜邪流藩　夏多和雨莋邪尋螺　寒溫時適藐潯瀘灕

部人多有菌補邪推　涉危歷險辟危歸險　不遠萬里莫受萬柳

去俗歸德術疊路德　心歸慈母仍路孳摸

遠夷懷德歌詩曰

荒服之外（荒服之儀）土地墝埆（犁籍憐憐）食肉衣皮（阻蘇邪犁）

不見鹽穀（莫碭麄沐）吏譯傳風（罔譯傳微）大漢安樂（是漢夜拒）

攜負歸仁（雖優路仁）觸冒險陜（雷折險龍）高山岐峻（倫狼藏幡）

緣崖磻石（扶路側祿）木薄發家（息落服淫）百宿到洛（理瀝髭雒）

父子同賜（捕菃菌毗）懷抱匹帛（懷稾匹漏）傳告種人（傳言呼敕）

長願臣僕（陵陽臣僕）

安帝即位罷魚龍曼延百戲（本紀漢官典職曰作九賓舍利之獸從西方來戲于

庭入殿前激水化成比目魚噉水作霧化成黄龍長八丈出水遊戲于庭炫燿日光曼延者獸名也張衡西京賦所云巨獸百尋是為曼延音以戰反

永寧元年西南夷撣國王獻樂及幻人能吐火自支解易牛馬頭明年元會作之於庭安帝與羣臣共觀大奇之陳禪獨離席舉手大言曰昔齊魯為夾谷之會齊作侏儒之樂仲尼誅之又曰放鄭聲遠佞人帝王之庭不宜設夷狄之技尚書陳忠劾奏禪曰古者合歡之樂舞于堂四夷之樂陳于門故詩云以雅以南韎任朱離今

撣國越流沙踰縣度萬里貢獻非鄭衛之聲倭人之比

而禪廷訕朝政請劾禪下獄有詔勿收陳禪傳

東漢會要卷八